



送盐

廖 振



送 盐

廖 振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送 盐

廖 振 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4年12月第1版 197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00册

统一书号 10111·985 定价 0.38元

内 容 介 绍

这本中篇小说，写的是解放战争时期闽粤赣边区人民支援游击队的故事。一支游击队担负了牵制大量敌人的任务，转战深山，由于敌人的封锁而断盐。山村小姑娘陈山妹，在地下党组织和革命前辈的教育、引导下，在游击队侦察员的接应下，勇敢机智，战胜了许多困难，终于冲破封锁，把盐送上山去，并配合游击队全歼了村中的蒋匪军。陈山妹和她阿婆、阿妈的英雄形象，游击队侦察员的英雄形象，都写得比较亲切动人，对青少年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封面设计：罗宗海

插图：宋飞等

目 次

引 子	1
一 山里人的心事	4
二 砍柴妹子	10
三 接受任务	21
四 小兵下山	26
五 虎口再联络	35
六 鸡笼里的秘密	44
七 盐与血	54
八 前赴后继	68
九 牵狗过岗	80
十 钢铁意志	86
十一 山歌传令	96
十二 天高地阔	114
十三 连心衣	124
十四 进深山	132
十五 深山里的深情	140
十六 齐心对敌	149
十七 激战之前	156
十八 打谷场上逞英雄	165
十九 军民鱼水情	175

引 子

在烽火连天的解放战争年代，一支枪，一发子弹，一件物品，甚至一草一木，都有着英雄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千千万万，从哪里讲起呢？在闽粤赣边，流传着一个令人难忘的关于盐的动人故事！……

盐，是人们天天见、餐餐吃的东西，它在人们的印象中，是多么普通、多么平常啊！

但是，它又是人们的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品。没有盐，我们的饭菜就不好吃；没有盐，我们就体虚力弱，就难以进行革命的生产和战斗。试想，那没有盐的生活，将是什么滋味呢？

可是，又有谁想到，在那艰苦的战争年月里，革命人民为了盐，曾进行过多少次前赴后继的顽强战斗！在那既普通又平常的盐里面，凝结着多少革命人民的鲜血和多么深厚的军民鱼水情啊！……

一九四七年冬，全国解放战争已转入战略进攻的阶段。我人民解放军在北方和华东的几个主要战场上打退了国民党蒋介石的进攻，迫使他们转入防御地位，而我军正进行大规

模的反攻。但在南方，敌人暂时在数量上仍占有优势，气焰还相当嚣张，革命战争形势还十分艰苦。我党领导的粤东支队为了配合革命形势的发展，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动突然袭击，攻克了闽粤赣边境的蕉岭城，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派用来进攻闽粤赣边人民游击根据地的武器弹药库和当地所有反动派的指挥机构，缴获各种枪支几千件，子弹数十万发，还有其他无数的军用物资。这一仗，为发展以后的闽粤赣边区游击战争，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真是振奋人心，军民无不拍手称快。

这一仗击中了敌人的要害，使敌人十分恼怒和震惊。那个所谓闽粤赣边“剿共总指挥”涂思宗，有如心窝被插一刀，声嘶力竭地喊着：“三个星期消灭闽粤赣边的游击队！”他调集了闽粤赣边一带的几个保安团和各县、区、乡的许多反动武装，狗头狗脚共三万多人，疯狂进攻闽粤赣边人民游击武装。敌人的“三省会剿”（也称“十字扫荡”）开始了。

起初，敌人是“拉大网”，没拉到什么，又改为“广泛占领，重点进攻”。这时，凡有人烟的地方，都住上了敌人；凡是山头，都有敌人的高山了望哨；凡是道口，敌人都设了路卡。除此而外，他们还到处张贴捉拿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的悬赏布告，并禁止人们携带一粒米和一粒盐行走，更不许进山，有违反者，便加以“济匪”的罪名，“格杀勿论”，妄想以此来割断我军民联系，困死和消灭游击队。那烧、杀、抢的枪声，日夜响彻闽粤赣边的山区，搞得一时鸡飞狗叫，乌烟瘴气，仿佛要吞没整个闽粤赣边区似的。……

我英雄的粤东支队，和各地人民游击武装紧密配合，齐

心对敌，在闽粤赣边境山区一带，和比我军多几十倍的敌人展开了艰苦的游击战争。

九个星期过去了。斗争仍在激烈地进行着。

由于敌人的包围和封锁，单独活动在闽粤边境牛牯山一带的粤东支队第二连，一时和群众联系不上，生活十分艰难。没有米吃，还可挖点野菜和冬笋充饥，可是没有盐，无法用别的东西替代。同志们已经二十多天没有吃到盐了，常出虚汗，没有力气，对完成繁重的战斗任务，十分不利。现在，要是每人能分到几粒咸盐，那该会增添多少战斗力啊！

盐，成了当前最缺乏、最重要、最急需的战斗物资！

一 山里人的心事

一九四八年的春天来了，但是寒冷还不肯轻易退去。春节过后，南国的天气突变，那刺骨的北风，呼呼地向闽粤赣边的千山万嶂袭来，整天整夜地刮个不停。气温急剧地下降着。忽然，风稍停了，老天又下起牛毛雨来。冷雨寒风，树枝上和屋檐上，雨水象蜡烛流油那样，挂起了越来越粗的串串冰凌，坠得枝条断裂，瓦块崩落。那千里连绵的青山绿水啊，变成一片白茫茫的冰山雪海！那勤劳勇敢的闽粤赣边人民啊，过着饥寒交迫的苦难生活！……

在紧靠闽粤赣边的广东梅县赤石村，眼下除了白茫茫的冰霜而外，还多了一些不顺眼的东西——那一队队穿着黄狗毛般衣服的国民党军队，背着长枪，戴着灰色钢盔，在村前村后来回走动。他们将枪口对准老百姓，时时吆喝着：

“喂，不许说话！”“喂，砍柴不许超出警戒线！”在那灰色钢盔上，都有个蓝白两色的狗牙徽，十分刺眼，许多村民看了，都在背后骂道：“该死的刮民党！”

尽管天气那么寒冷，尽管“刮民党”的匪兵在横行，但是，这里的人民在闹翻身，在战斗，在怀念英雄的子弟兵！

就在这寒冷的隆冬早晨，村东头杀猪的海祥伯起得很

早。他穿好衣服，走到天井一看，天还没有亮，便走进灶间，点着松明火，将几条已经洗干净的番薯放在锅里，然后坐在灶坑前烧火焖着。在火光映照下，可以看出他穿着布纽扣的黑衣服，头发有点斑白，约莫五十三四岁的年纪。但他那赤色的脸庞，显得他依然精神旺盛，体格壮实。他烧了一阵火，便拿起柑子树做的二尺来长的烟筒，把烟筒头一直塞进灶坑里，借红红的火炭点着烟，“吧哒吧哒”地抽着。他的眉头攒得很紧，好象总在想着什么事情。

忽然，村南的走马楼里传来嘀嘀哒哒的军号声。赤石村的人都知道，这是国民党匪兵起床了。这时走马楼上走出一个挂着少校军阶肩章的军官来，他边扣衣扣，边大声喝道：“勤务兵！”喊声刚落，绕圈转的游廊上跑来一个小个子兵，应了一声“到”。那个军官说：“你传令伍连长，今早抓二十名民伕去新谷村挑粮挑盐！”

这时，天已大亮，看得出这个戴着大盖帽子的少校营长，嘴唇厚厚的，鼻梁有点下塌，如同长得不正的冬瓜被人拦腰踩了一脚那样，叫人看了很不舒服。他看着传令回来的勤务兵，皱了皱扁扁的鼻子，又喝道：“把我的马牵上来！”

“这……把马牵来这里做什么？”

“我要在这里骑马！”

勤务兵牵着一匹白马，爬上坡形楼桥，来到游廊。扁鼻子营长对勤务兵说了声：“你闪开！”然后用竹鞭拍了一下马屁股：“喂！”便翻身上马，绕着游廊跑起马来。这游廊的楼板和栏杆是杉木做的。那飞奔的马蹄踏在木板上，发出急促的踏踏声，全村的人都被惊动了，愤怒地站在门坪上

看着。正在村中打谷场上做早操的国民党匪兵见此情景，也停止了早操，个个呆若木鸡似地看着。

突然，打谷场上走出一个络腮胡子的军官，跑步来到走马楼上：“曾营长，你这是做什么？多危险呀！”

扁鼻子勒住马，骄横地说：“我要让穷鬼们知道，虽然我父亲被红军杀了，家里也没有人了，可这楼是我的，我还会经常回来！谁要是敢动我家一块瓦片，我叫他拿命来赔！”他顿了一下，又恶狠狠地命令道：“伍连长，你把全村的人都赶到打谷场上来，我要训话！”

一会儿，老百姓都被赶到打谷场来了。

打谷场上，一边站着蒋匪军，一边站着众乡亲。气氛紧张得象要爆炸似的。

姓伍的连长对着乡亲们嘶喝道：“游击队在山里，快要被我们困死了。为了村子的安全，我再次宣布：第一，一切活动，不许超出规定的警戒线。第二，没有我们的人在场，不许大人互相说话。第三，不许任何人在身上携带盐粮。以上各点，务必遵守。有违犯者，以通匪论罪，斩首示众！”他说到这里，把脸转向扁鼻子。扁鼻子没有说话，只用眼睛瞪着他。他立即想到，还忘了一件事情，又宣布道：“村南的走马楼，是我们曾营长的家，谁要动一块瓦片，拿命来赔！现在请曾营长训话！”

这时，扁鼻子才接着讲道：“我从小在外边长大，好多父老兄弟都不认识。不过，我曾某几次带领国军进驻本村，已认识了不少人，并深知一些人的底细。我要警告一些人，如从今日起改邪归正，则旧账不提，可以安居乐业；如继续

通匪，死路一条！……”

扁鼻子讲到这里，人群中三对眼睛特别愤怒地瞪着他，这就是廖同兰伯姆和她的儿媳妇刘阿甘、孙女陈山妹。廖伯姆脑后梳个发髻，黑发中看得见几根银丝。但体格硬朗，正是年近六十也能挑起百来斤重担的山村老人。那个阿甘嫂，年约三十六七，剪短发，蒙头帕，腰扎云头白边的小胸裙。她清眉下的眼睛，不急不慢地转动着，显得稳重、沉着。她左肩紧靠老人，右手紧拉着阿山妹的手。阿山妹瞪眼咬牙，头时常偏来偏去，左右环视敌兵，短发随风飘动。她是个身体粗壮的十四五岁的山村女孩子，脸上表情有了大人的神气，手脚的动作又带着孩子气。常言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当她听到扁鼻子讲出“死路一条”四个字时，右手“哧”的一下，撩起绣有山茶花的小胸裙，将裙角塞进嘴里使劲咬着。

扁鼻子觉得人群中有反抗他的情绪，想了想又补充了两句：“如果有人再偷偷摸摸地给游击队送盐，我告诉他，我现在杀人可以不用刀，也不用枪，就用盐来杀死他！”

最后，姓伍的连长就在人群中点起挑伏来。这个村子的青年男子几乎都投奔共产党的游击队去了，挑来点去，只有十多个四十左右的中年男人。

这时，人群中突然发出一声：“我去！”大家一看，是海祥伯，不理解的眼光，一齐投了过去。阿山妹拉了一下妈妈的手，脸生厌气地问：“他怎么啦？”阿甘嫂使劲捏了一下女儿的手，低声说了她一句：“莫多管闲事！”

海祥伯走出人群，姓伍的连长看看扁鼻子。扁鼻子走上

去问海祥伯：“老家伙，到二三十里外去挑担，你行吗？”

海祥伯看了看扁鼻子，又重重的拍了一下肩头说：“嘿，别看我头上有白发，可百来斤担子上肩，气不喘，心不跳，腿不颤，走起路来，就是那些后生仔也难赶上我哩！”

姓伍的一听，欢喜地说：“唔，肯为国军挑担，不错，算你一个吧！”

可是，扁鼻子想了想，却对姓伍的摆了一下手：“等一等。”然后问海祥伯：“过去你常挑担吗？”

“我挑了一辈子重担！”

“什么担？”

“这邻近几十个村子，谁不知道我陈杀猪呀？有时杀个二百来斤的猪，也一个人挑到各村去卖，哪天不走个百把几十里呀！”

“这一带常有游击队活动，这么说，你也卖过猪肉给他们啦？”

“卖过，卖了不少呢！好比有一次，我在新谷村杀猪，游击队派人通知说他们要买肉，我把一百五十斤肉都卖给他们了，省得我走东村过西村的。”

“他们给钱吗？”

“哎，杀猪人靠杀猪卖肉吃饭，不给钱怎么行呀？我们杀猪人有句话：‘牛角一吹，大家都来，肉刀一下，不分上下，有钱拿去，无钱走开。’”

“你认识他们一些什么人？”

“杀猪人只管杀猪卖肉，懒得打听与生意无关的事。比方说，你身上挂了牌子，可我不知道你是几等官呀！”

姓伍的忙说：“这是我们的少校营长，比我这个连长还大！”

扁鼻子一看问不出什么，就不耐烦地说：“得啦，得啦，快挑担去吧！”

海祥伯最后说：“少校营长，我只会杀猪，不识字，不认官大官小。你莫见怪呀！”他随即跟上被敌人押着的民伕队，向新谷村走去。……

当人群散去的时候，那个阿山妹望着海祥伯的背影，竟从鼻子里挤出一个音来：“哼！”

可是，廖伯姆一家三口回到家，除了阿山妹，两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微笑。后来，老人对媳妇讲出这么一句：“好，这下可以知道上边的心事了！”阿山妹一听，又不解地问：

“阿婆，你说的什么呀？”老人再次告诉她：“该你知道的，会告诉你；不该你知道的，你莫问！”阿山妹不好再问。她走出房间，坐在大门边的门槛上，眼望村中，手扭衣角，在独个儿地想着今天发生的事情。……

二 砍柴妹子

冰霜覆盖着的赤石村，没有太阳，也没有温暖，只有那压迫、饥饿和寒冷。

海祥伯踏着冰霜，离开村子去挑担以后，村里的一些群众，都以不理解今天海祥伯的举动的心情，端起了饭碗，慢吞吞地吃着早饭。廖伯姆家里，只有几条红皮番薯，老人把它洗干净，切成片，放在锅里，再抓了几把米糠合在一起，然后烧火煮着。当吃番薯粥的时候，阿山妹吃得慢，想得多，吃不了几口就说不吃了。老人问她：“你怎么啦？”她说：

“不知怎的，往日我能吃好几碗，今日吃它又苦又涩！”她妈妈劝她：“天气这么冷，我们穷人衣裤单薄，你不多吃一点，怎么顶得住寒气呀？”她看阿婆和阿妈的面孔，仍是那么慈祥坚毅，想了想，又勉强打起精神吃完了一碗番薯粥。

婆孙三人在灶间吃着早饭，天井里又冒起浓烟来了。不用看也知道，这是在这里监视她们的四个国民党匪兵又在糟蹋她们的木柴了。原来，敌人认为这个村子的老百姓受“赤化”影响太深了，对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婆和七八岁的小娃娃，都大意不得。在一些可疑的人家里，还要派上几个匪兵驻下来，就地严密监视，务必使他们无法跟别人取得联系。

突然，门外走来几个戴大盖帽子的军官，其中有扁鼻子营长和姓伍的连长。四个匪兵见官来了，马上象四根棍子似地竖在那里。其中有个缺半只耳朵的匪兵，右手行着礼，左手伸着大拇指，嘴里“啊啊啊”地说不出话来。扁鼻子做个打枪的姿势，然后说了句：“顶呱呱！”并同样伸个大拇指给他。扁鼻子转脸对一个大个子说：“罗班长，王福全是个剿匪有功之臣，他的脖子和耳朵负过伤，现在又聋又哑，可他眼睛还灵，可叫他多做监视人的勤务。”姓罗的应了一声“是”。那个群众叫他“半个耳朵兵”、也叫“聋子兵”的王福全，看出了主子是在夸他，又哇啦哇啦地把大拇指伸给扁鼻子，一帮匪徒哈哈大笑起来。

一会，火不旺了，扁鼻子说：“罗班长，再加一捆柴！”姓罗的说：“报告营长，她们家就剩两捆柴了。”扁鼻子把鼻子一皱，腮帮子抽动了两下，带着杀气说：“怎么？你可怜她们吗？”姓罗的急忙立正说：“小的不敢！我是说，柴烧光了，她们又要借故上山……”“饭桶！她们上山又怎么样？你们是瞪眼睛子？给我烧！”

一转眼，两捆柴扛来了，解开捆柴的竹篾，大把大把地往火堆上加着。这时，扁鼻子又指着天井左边的灶间说：“我来不是烤火，是特别交代你们：这是砍断一条腿也会跳的人家，要严密监视！”姓伍的补充道：“白天黑夜都要留心看着。主要是两个大人，那个小的也要注意……”

柴多压火，火不旺，浓烟更大。那滚滚浓烟，冲上山顶，高入云天，山前山后，都可看见。

婆孙三人坐在灶坑边，警惕地听着天井里敌人的动静和

对话，彼此默默地交换着愤怒的眼光。阿山妹终于忍不住了，恨恨地小声说：“我真想拿棍打死他们！”老人疼爱地说：“你人还小，眼下还轮不到你！”她不服气地说：“什么还小？谷小养活人，砣小压千斤！我都十五岁了，一棍还打不死一个坏蛋呐？”老人说：“小声点，别叫他们听见了……”

临近吃午饭时分，到新谷村去挑担的海祥伯他们回来了。各家的门坪上都站着许多群众，看着这一群在国民党匪兵刺刀下挑担的人。廖伯姆坐在门槛上，不但看着二十担布袋装着的東西挑进了走马楼，而且还看见两个敌兵抬着一条猪回来，这是他们在外边抢来哪家的猪呢？她在看着、想着，不知她在想些什么。忽然，她回头一看，那个反动的聋子兵在灶间门外走来走去，眼睛总也斜着盯着自己。一会，她站起来，走向灶间，和媳妇、孙女坐在一起烤火。

敌人把猪也抬到走马楼，几个敌兵手忙脚乱就要动手杀，扁鼻子在楼上看见，说：“你们抢东西嘛，倒还差不多；可杀猪，你们连毛也刮不干净。那个陈海祥老家伙不是专门杀猪的吗？叫他去呀！”几个敌兵一听，转身便往村东去了。

海祥伯回到家里，将磨刀石打成两半，然后坐在门槛上抽烟。他见两个敌兵走来，说要叫他去杀猪，便说：“我刚给你们挑担回来，又要去杀猪，太辛苦了，还是你们自己杀吧！要不，明天我给你们杀！”一个敌兵说：“不行，我们的长官今天就要吃肉！”海祥伯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既然是长官的意思，那好吧，我去！不过，我的杀猪刀打